

東萊先生左氏博議

三



東萊先生左氏博議

(三)

呂祖謙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東萊先生左氏博議

三冊

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呂祖謙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

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七

福太廟躋僖公

文公二年

順祀先公

定公八年

議禮如聚訟。斷禮如聽訟。競禘爭禘。駁郊難社。大訴牒也。據章守句。執文秉法。大券契也。棟充宇積。帙千簡萬。大案牘也。前師後儒。乃禮中之證佐。黨同伐異。乃禮中之讎敵。析言曲辨。乃禮中之姦氓。斷禮者。苟欲隨事而折之。隨說而應之。彼以經來。我以經對。彼以傳來。我以傳對。彼以史來。我以史對。是猶聽訟者。欲與珥筆之民。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。終必反爲所困而已矣。善聽訟者。出於律令質劑之外。折以人情。一言而訟可息。善斷禮者。出於詁訓箋釋之外。折以人情。一言而禮可明。人情者。訟之所由生。亦禮之所由生也。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。自綱觀條。自源觀派。物迴縷解。冰釋露晞。雖老於議禮者。墜筆失簡。莫敢支梧。苟捨其本。瑣瑣然下與彼角。遂於詁訓箋釋之間。是固彼之所長。而我之所短也。以我之所短。而遇彼之所長。其受侮也則宜。此古今斷禮者。所以每爲人屈。而鮮有能屈人者也。魯祀僖公。始逆終順。禮家之說。互有從違。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。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。吾請悉置禮家之說。而專以人情明之。人之情。欲尊其親者。將欲爲親榮也。尊吾父而坐之。吾伯父之上。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弟矣。尊吾父而置之。吾君之上。則人必以吾父爲不忠矣。不弟大惡也。不忠大刑也。本欲尊吾父。而納之於大惡。本欲尊吾父。而納之於大刑。爲人之子。無故而納父於大惡。陷父於大刑。非不孝之尤者乎。生與死一理也。寢

與廟一制也。宴與祀一儀也。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，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，胡不以人情推之。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，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躋兄，以臣躋君，則謗譌之集，刑戮之加，不旋踵矣。是則愛僖公者，乃所以辱僖公也。人情自非大不孝，未有忍辱其親者。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。苟文公誠不爲枝辭蔓說所蔽，獨斷以常情，則知夏父弗忌者，乃吾父之讎，將奮戈之不暇，豈有反聽其說者乎。躋僖公於閔，殆百餘祀，想僖公有神，震慄惶灼，蹙然不寧。日望一日，歲望一歲，庶幾人或正之，得還昭穆之舊。而魯之臣子，例皆蒙蔽，不能度以人情，因謬承誤，迄莫能正。反使順祀之舉，出於陽貨之手，是可羞也。噫，唐不能還魏徵之宅，反使強藩請之。魯不能還僖公之廟，反使賊臣正之。國尙爲有人乎。吾以爲魯失寶玉大弓之辱，未如順祀之爲大辱也。

出姜貴聘而賤逆

文公四年

襄仲殺惡及視，立宣公，出姜歸齊。

文公十八年

義之所責，民略而士詳。法之所禁，市寬而軍急。士，吾所厚也。責之不當，如民之薄也。軍，吾所重也。治之不當，如市之輕也。此說者之所共守者也。君子之意，果出於是乎。君子以同天下爲心者也。厚士而薄民，重軍而輕市，非所以同天下也。待之同而治之異者，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。爲士者身處於籩豆弦歌之間，視禮義如寢食，而愚鄙之民，蓋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。是士宜不犯義，而民宜犯義者也。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，視法律如寢食，而市廛之氓，蓋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。是軍宜不犯法，而市宜犯法者也。宜不犯義者責之詳，宜犯義者責之略。宜不犯法者治之急，宜犯法者治之寬。其不同，乃所以爲同也。是

所謂稱物平施者也。抑又有說焉。居於義之中而犯義。居於法之中而犯法。非盡蔑棄義法而不顧。必不敢也。其犯雖小。而蔑棄義法之心。則大矣。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。雖過惡暴著。特未知義法而然耳。身過雖大。而心過則小矣。天下之過。有衆人以爲大。而君子以爲小者。必身過也。有衆人以爲小。而君子以爲大者。必心過也。魯文公逆姜氏於齊。命使差輕。是衆人之所謂小過耳。而君子視之若大惡。然論姜氏之逐。魯國之禍。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。驗襄仲之難。其言無不讎者。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。魯人之於禮。猶越人之漁。胡人之獵也。晝與禮俱作。夜與禮俱息。不見異物而遷者也。失禮之愆。在他國則可在。魯國則不可。蓋越人不能獵。非恥也。胡人不能漁。非恥也。在越而不能漁。在胡而不能獵。則舉國笑之矣。蓋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。必天下之至拙。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。必天下之至慢也。一使之不備。他國之所謂小過。而魯之所謂大過也。一使之不備。其事固小。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。其心則大也。履堯舜之朝。而爲欺者。真欺也。欺一言。重於他時之欺。萬言者也。入夷齊之里。而爲盜者。真盜也。盜一金。重於他時之盜。萬金者也。見堯舜而敢欺。事夷齊而敢盜。居魯國而敢犯禮。推是心以往。何所不至耶。惡發於心者大。則禍應於心者亦大。是非報其事也。報其心也。非報其人也。報其天也。晉楚齊秦聘娶之際。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。而其得禍。不皆若文公之烈者。以其冒禮而非侮禮。事雖醜。而心則未如文公之縱也。不然。則文公一過而得譴。他君百過而無尤。天何私於晉楚齊秦。而獨讎魯耶。

楚滅六蓼

文公五年

物莫不惡傷其類。桃僵而李仆。若樗若櫟。必不爲之仆。何也。非其類也。芝焚而蕙歎。若蕭若艾。必不爲之歎。何也。非其類也。楚人滅江。而秦穆爲之憂。君子未嘗疑焉。秦之與江。同諸侯也。同盟會也。同利害也。類同則憂同。固其所也。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。大夫束修之間。不出境。其視他國之休戚。固非職所當憂。況六與蓼。邈然在江淮之間。自魯視之。蓋風馬牛不相及。其存與亡。何與於魯大夫事哉。而臧文仲一聞其滅。蹙頞深憂。且遠傷臯陶之不祀。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闕於事情也。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。則惻怛流涕。解衣推食之不暇。他日遇塗人之子。則是心藐焉。必厚其父祖。然後憐其子孫者。人之常也。臯陶之沒。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。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。初不識臯陶於何地。友臯陶於何時。而視其子孫之亡。憫惜痛悼。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。是心安從生哉。類之同者。移千歲於一朝。類之異者。睽一朝爲千歲。臯陶之所與同朝者。曰共。曰鯀。曰兜。曰苗。禮貌非不相際也。言語非不相接也。然一則在雲天之上。一則在沮洳之下。一則在風塵之表。一則在膏火之中。對席而分胡越。接步而判古今。想共。鯀。兜。苗之心。其視臯陶如寇讎。然日夜伺隙。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。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。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。天下之理。未嘗無對。既有時同而類異者。亦有時異而類同者。故臯陶近不與共。鯀。兜。苗爲類於唐虞之朝。而遠與臧文仲爲類於春秋之世。想文仲之心。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。俯不知身之在春秋。無形之中。自相拜酬。無聲之中。自相賡載。跡遠而心近。跡疎而心親。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。慨歎憫惜。不能自己。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。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。小人必與小人合。學者欲自驗其心。盍以是觀之。吾見君子失志而

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。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。憂人之憂。本未足稱。然吾心與君子合。則大可喜。不憂人之憂。本未足貶。然吾心不與君子合。則大可懼。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。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。自省之術。孰要於此哉。

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

文公六年

三良之殉君。古今之論是者半。非者半。是之者。壯其忘身之勇也。非之者。議其忘身之輕也。是非之論。雖不一。至論其忘身。則一而已矣。吾獨以謂三良。惟不能忘其身。然後殉君。使其果能忘身。必不至於殉君也。殺身以殉其君。非忘身者不能。今反謂不能忘身者。獨何歟。殉葬非厚也。是從君於昏也。是納君於邪也。是陷君於過也。以三良之明。非不知也。知之而不敢辭者。爲其嫌於愛身也。以愛身自嫌者。未能忘其身者也。使三子果能忘其身。則視人如己。視己如人。君欲以他人爲殉。吾固爭之。所爭者殉葬之失也。不知其在人也。君欲以我爲殉。吾亦爭之。所爭者殉葬之失也。不知其在己也。吾尙不知有吾身。又安有愛身之嫌哉。身天下之身。理天下之理。苟強認其身而有之。凡事之涉於吾身。明知天下之正理。避嫌而不敢言。是橫私天下之身。而橫私天下之理也。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。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。三子果不置一身之嫌於胸中。則論已事。如論人事。居之不疑。言之不忤。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。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。惟其未能忘身也。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。駢首就死。其指之爲忘身。

孰知其所以死。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。或曰。三子之不能忘身則諾。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。吾又以爲不然。爲君計者。厚其君者也。爲身計者。厚其身者也。三子若爲君計。必思殉葬爲吾君無窮之累。吾身縱不自惜。豈不爲吾君惜乎。惟其專爲身計。而不爲君計。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。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。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。吾知免□□耳。彼君之責吾何罪□。是心也。果厚於君乎。果厚於身□。則三子之厚其君。乃所以薄其君也。

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

文公六年

天下之患。不發於人之所備。而發於人之所不備。十事而記其九。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。六經而習其五。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。四封而守其三。來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。十而九焉。六而五焉。四而三焉。所備者不爲不多矣。然吾敵者。置其九而問其一。置其五而難其一。置其三而攻其一。緣間投隙。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。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耶。此世所以共憂爲備之難也。然爲備而不盡。則難。爲備而既盡。則易。人之游於世。罕與所長遇。多與所短遇。罕與所精遇。多與所略遇。雖左隄右防。朝戒暮警。偶有毫芒之不盡。則禍必發於此。而不發於其他。信矣。爲備之難也。是非爲備之難也。爲備不盡之難也。必猶有短。然後人得而乘之。必猶有略。然後人得而困之。無所不長。彼孰得以乘吾短。無所不精。彼孰得以困吾略。苟無所不備。禍雖欲發。終無所發之地矣。是故君子之爲備也。人以爲無。我以爲有。人以爲後。我以爲先。蚤正素定。使胸中無一之不備。及與事物接。此來則以此應。彼來則以彼應。從容談笑。各就條

理。吾是以知爲備既盡者。如此其易也。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。且卿大夫之出聘。所備者。郊勞贈賄之儀耳。張廬展常之節耳。專對答賦之辭耳。至於遭喪之事。衆人以爲必無。後其禮而不講者也。魯使如晉者。冠蓋相望。而輪蹄相躡。豈有他人皆不遭喪。而文子獨遭喪者乎。文子獨以爲時無止。變無常。牆數年而一頽。固有適遇其頽者矣。人百年而一死。固有適遇其死者矣。安可恃他人之不遭。而必己之不遭者乎。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。博講衆人之所後。當暇豫之時。而汲汲然叩遭喪之禮。吾意魯國之人。竊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。噫。當暇豫之時。而求遭喪之禮。文子固迂闊也。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。使未嘗講喪者處之。其搶攘爲如何。其顛錯爲如何。及是時。回視文子之問禮。果迂闊乎。果不迂闊乎。始笑文子之迂闊者。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密也。嗚呼。晝者夜之對。未有常晝而不夜。生者死之對。未有常生而不死。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。人未嘗有以爲怪。文子當晉侯之存。而問遭喪之禮。亦何足怪乎。矧文子所問者。遭他人之喪耳。倘如子路當生而問死。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。雖然。文子猶有所未盡也。聘與喪無二禮。而文子獨問喪。是猶以喪爲異也。生與死無二理。而子路獨問死。是猶以死爲異也。異聘與喪。故欲備喪。異生於死。故欲備死。合聘喪爲一本。貫生死爲一條者。夫何備不備之足言哉。

趙孟立公子雍

文公六年

趙孟背先蔑而立靈公

文公七年

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

哀公五年

陳乞

逐高國

哀公六年

陳僖子立公子陽生

同上

一國之惡。易以義奪。一夫之惡。難以義爭。一國至衆也。一夫至寡也。義可以勝衆。而不可以勝寡。何也。公

與私之異也。有公惡。有私惡。惡出於公。雖衆易奪。惡出於私。雖寡難爭。故君子之論難易。不施諸衆寡之間。而施諸公私之際。廢立大惡也。晉人欲立長君。捨靈公而迎公子雍。齊陳乞欲立長君。廢荼而召陽生。其惡同也。然公子雍之謀。一國之所共。宜若難奪。而穆嬴之弱。反能以義奪之。陽生之謀。一夫之所專。宜若易爭。而鮑牧之強。反不能以義爭之。障稽天之浸。而不能遏。昧澮之流。埽燎原之焰。而不能息。束縲之火。抑有由矣。晉人之迎公子雍。舍冢嗣而外求君。視置君如弈棋。其爲惡固不待言。然其情非以私己也。非以求利也。非以危國也。不過欲得長君以靖難耳。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。事則惡而心則公也。其心既公。故迎子雍。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。卿士合謀公之也。支庶並擇公之也。兩使如秦公之也。三軍並迎公之也。舉國之人。雖陷於惡逆。其心猶誤以爲公。一言一動。皆明白簡直。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。豈非公心尙存。雖一國銳欲立雍。有排山倒海之勢。穆嬴一女子。動之以義。而一國之人。怵迫焦灼。如負芒刺。如中刀槊。如臥薄冰。不畏秦師之銳鋒。而畏穆嬴之涕泣。亟棄雍而立靈公。不啻如反掌之速。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。雖衆而易奪也。至於陳乞之立陽生。雖以齊國有憂。少君不可訪爲名。自同於晉人之義。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。以爲篡齊之資耳。心私則事私。故其援立陽生。自始至末。無非相與爲私焉。僞參乘而事高國者。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。託習馬而出魯境者。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。乞之召陽生。其始固已相與爲私。故投暮夜之隙。以隱其歸。混饋者之中。以匿其迹。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爲者。其擅置廢立。雖與晉人同。然陳乞則畏人之知。晉人則不畏人之知。陳乞畏事之泄。晉人則不畏事之泄。是晉人以

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。陳乞先以私自處。故雖聞鮑牧至公之義。邈然如風之歷耳。蓋乞之心自絕於義久矣。政使百人搖之。猶不能少概其心。況一鮑牧哉。大抵惡出於公。則其根淺而易搖。故雖一國之勢。弱女子勝之而有餘。惡出於私。則其根深而難拔。故雖一夫之謀。強大夫排之而不足。百圍之木。根不附土。未終朝而可仆。拱把樸櫟。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。雖千夫未易動也。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毀。而不願受一人之私讎。寧救萬人之公過。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。

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八

陽處父改蒐賈季殺陽處父

文公六年

私者人之所惡也。立乎人之朝。相結以私情。相交以私利。相報以私恩。不復知公義之所在。固人之所共惡也。是其爲私。雖人之所共惡。亦人之所共知。猶非可惡之尤者也。天下之尤可惡者。其惟私之私乎。受私而矯情以示公。示公而匿機以行私。私中有公。公中有私。深閭險譎。舉世皆莫能窺。此所謂私之私也。君子之所尤惡也。陽處父私於趙盾。犯君命。墮國法。擅蒐於葦。奪賈季之位。以界盾。其私於盾者深矣。使盾果存公心。必思命當出於君。而不當出於臣。君命旣定。而臣擅易之。是無國法也。竊財者。謂之盜。受其財者。亦謂之盜。擅命者。謂之叛。受其命者。亦謂之叛。其可貪一時之寵。而自納於叛乎。苟盾持此義。以固拒陽處父之命。吾始信盾之真公也。今盾安受處父之擅命。恬處正卿之位。受其利而欲逃其名。背惠棄恩。疎絕處父。自示其公。以避受私之謗。盾之用心。可畏也哉。何以知盾疎絕處父以示公也。以賈季殺處父而知之也。賈季所以敢殺處父者。以其無援於晉也。晉國之權。專出於盾。而盾之權。專出於處父。有盾以爲處父援。天下之援。豈有強於此者乎。而賈季反謂處父無援於晉者。是必盾旣得位之後。視處父如路人。利害不相關。患難不相救。此賈季所以知其無援也。盾之不援處父者。豈不知處父之恩不可負哉。其矯情以示公者。急於自解。而不暇顧人耳。然其示公之中。未嘗不匿機以行其私焉。賈季旣殺陽處父。盾歸其獄於續簡伯。不探其情而誅賈季者。蓋以賈季之所以殺處父者不平。其私於我也。是處父之死。

由我也。處父由我而死。我爲處父復讎而殺賈季。則未免於私之嫌也。故宥賈季於遠。又送其帑以致勤厚之意。皆矯情以示公也。孰知其示公之中。陰匿其至私而不悟乎。盾之所使送賈季之帑者。史駢。史駢。賈季之讎。送帑而使其讎。實欲史駢盡殺賈氏。以逞吾憾也。苟盾果出於善意。則舉晉國之人。豈無可任以送帑之責者。今不付之他人。而獨付諸其讎。則盾之情可見矣。若史駢從其黨之言。盡殺賈氏。則全賈氏之恩。歸於盾。滅賈氏之惡。歸於駢。外示公義。內復私怨。其機可謂險矣。史駢不悟其機。反謂盾行禮於賈季。抑忿釋憾。衛之出境。其事雖善。吾恐未必投盾之機也。衛瓘將殺鄧艾。知田續有憾於艾。使田續追之。曰。可以報江油之辱矣。續果殺艾。瓘使仇讎追鄧艾。盾使仇讎送賈氏。其機本同。然衛瓘之機淺。故田續悟其機而殺之。盾之機藏。故史駢不悟其機而生之。是全賈季者。雖史駢之美。而本非盾之意也。盾示之惡。而駢誤以爲善。盾示之邪。而駢誤以爲正。人之誤每如此。亦何患於誤乎。惡機可以感善。邪機可以感正。是善常在於惡之中。而正常在於邪之中也。善在惡之中。是天下本無惡。正在邪之中。是天下本無邪也。之言也。之理也。微矣哉。

宋昭公將去羣公子

文公七年

見怒於人。爲吾解者。必與吾親者也。見疑於人。爲吾辨者。亦必與吾親者也。抑不知怒可使疏者解。不可使親者解。疑可使疏者辨。不可使親者辨。人之方怒也。人之方疑也。望其親厚者來。固逆以游說待之矣。

先持游說之心以待其至。則雖有公言。亦視以爲私。雖有正論。亦視以爲黨。豈特塞耳而不聽哉。解其怒而甚其怒者有矣。辨其疑而增其疑者有矣。嗚呼。親者尤不可解。況於自解乎。親者尤不可辨。況於自辨乎。苟不審勢。不見機。不察言。不觀色。身往辨解。徑犯其疑怒之鋒。則一顧而生百忿。一詰而生百猜。辭多則謂之爭。辭寡則謂之險。貌莊則謂之傲。貌和則謂之侮。進退周旋。無非罪者。束手而赴讎家。其見殺者。非讎之過也。我自送其死於讎也。裸裎而投虎穴。其見噬者。非虎之暴也。我自送其死於虎也。彼方蓄怒。積疑。欲致毒於我。而未得逞。我乃委身其前以投之。其得全也難哉。宋昭之無道。嗣位之初。欲盡去羣公子。其志銳甚。吾意爲羣公子所親者。皆將遠嫌退縮。而不敢預其禍。獨樂豫拳拳疊疊力進諫而止之意者。豫之視羣公子聲迹不相聞。休戚不相及。居無嫌之地。可以肆言而无忌乎。及詳考之於傳。豫實戴公之裔。乃所謂羣公子之一也。身在羣公子之數。不以自嫌。獨敢辨解於昭公之前。昭公雖不從。亦安其言。而不以爲憾也。豫不以嫌自處可耳。至於使無道之君。亦安其言而不憾。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。竊意豫平居暇日。處羣公子間。身廊廟而心山林。身軒冕而心布褐。身鐘鼎而心簞瓢。和而不同。羣而不黨。豫固不以公子自處。而人亦未嘗敢以公子處豫也。惟其素不以公子自處。故雖在利害之中。實出利害之外。從容進諫。忠誠懇惻。專悟於君。物莫能間。當是時。豫豈自知身之爲公子哉。何獨豫不自知爲公子。雖昭公亦豈知豫之爲公子哉。儻豫自知爲公子。則嫌心生而不敢言。儻昭公知豫之爲公子。則忿心生而不能忍。將見諫語未終。先羣公子而賜絕命之書矣。惟兩出於不知。此所以兩相安而不相忌也。昭公雖能

安豫之言。而不能從豫之言。迄至羣公子之亂。刃交矢接。公室如綴旒。豫復與六卿和公室。舍其司馬以畀昭公之弟。使昭公知公族之中。固有視富貴如鴻毛者。以深釋昭公之疑。怒是昔以言諫。而今以身諫也。非心無富貴。其能勇退如此之決乎。豫心無富貴。故始不以公子自嫌而進言。忘撓鱗之危。終不以司馬自累而棄位。過脫屣之速。苟藏於心者。有毫芒之顧惜。則發於口者。有邱山之畏怯矣。故棄人之所不能棄。然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。

士會不見先蔑

文公七年

物之易合者。莫如居患難之時。同川之魚。鱣不知鮪。鮪不知鱣。游泳不相顧也。及失水則相沫相濡。驢然而相親。豈得水則不仁。失水則仁耶。居患難之地。不得不合也。同舟之人。胡不知越。越不知胡。語言不相入也。及遇風則相赴相救。慨然而協力。豈無風則不義。有風則義耶。居患難之地。不得不合也。隨會之與先蔑。並立於晉朝。其遊居周旋之久。豈如胡越之無情哉。及以公子雍之故。俱得罪而奔秦。此政涸澤之魚。相濡沫之時。會之視蔑。乃漠然無情。歲律三改。而曾不與之一面。居患難之地。而反落落難合。何耶。人知患難之易合。而未知其所以合也。憂同則易合。怨同則易合。忿同則易合。同憂相遇。必相親以謀其憂。同怨相遇。必相親以致其怨。同忿相遇。必相親以逞其忿。其朝夕聚會。握手而語。促膝而議者。豈復有善意哉。非咎人則訾人也。非私計則詭計也。以憂濟憂。以怨濟怨。以忿濟忿。交日深而惡日長矣。其所以易合者。果正耶。果不正耶。竇嬰灌夫父子。歡於廢退之時。淮南衡山昆弟。語於怨望之日。其終之爲如何耶。